

# 詩人、高產作家……

魯人



看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調侃有人被稱為詩人時立刻反駁道：「你才是詩人哪！」無獨有偶，曾看過一個段子，說一位作家最憎惡被人介紹為高產作家，一介紹，簡直會窮兇極惡地衝人家吼：「你才是高產作家哪！你們全家都是高產作家。」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詩人已經卑賤到不敢公開自己的身份了。而稱呼一個人為詩人，也會被推測為不懷好意，或許也真是不懷好意。那位作家大約確已高產，卻難以突破高產的魔咒，寫出更有生命的作品，於是，高產對他便近於恥辱。

如今，時不時會看到一些消息，說某年輕人出版了自己創作的書。我總覺得一個人垂暮之年出全集，將帶着乳臭的塗鴉選進去，是一種成長經歷，也可看到童趣。而在滿身乳臭時，便頗隆重地印一部書，並將作者冠以小詩人、小作家的名號，至少是輕佻了。

朋友去蘇州，在楓橋讀張繼的《楓橋夜泊》，不由地感慨。因為，他使勁想，也未想出張繼的第二首詩。張繼就用這首詩讓無數前面的古人，後面的來者遜色。記不清是康乾哪位皇帝堪稱高產詩人，畢生寫詩逾萬，也是讓古人和來者大為遜色的詩人。但真未見他的哪首詩被傳誦過。

說起文學的事，不免又想到新讀到的一位作家的幾篇博文。其中，談到獲得二〇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說讀了她描寫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泄漏事故作品的中文譯本，感到「有些失望和欣慰，失望的是：她的諾獎作品不過如此；欣慰的是：我們可以比她寫得更好。」他覺得中國的報告文學「要實現一百人的隊伍，其中二、三十個人向諾貝爾文學獎進軍，就需要造就一千人的報告文學作家後備力量」，並認為這一百人每年出三、五十部優秀作

# 老年人宜從容



一串鑰匙突然不見了。假如這事發生在從前，我一定會五心煩躁，不把它找出來誓不甘休。當然，這樣的事的結果必然是兩個：一個是找到，一個是找不到。找到的結果則是長舒一口氣，如釋重負；找不到的結果也同樣可以知道，那就是非常非常失落，甚至於一連好些天情緒都調整不過來。不過，這事如果是發生在眼下，我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的今天，這個年齡的我，已經懂得順其自然的道理了，我因此會怎麼做？會不急不躁，認真尋找一陣子；如這樣做了還沒有結果，那麼，我會將尋找鑰匙的事暫時放在一邊，積極尋找其他的補救辦法。

這事不是假設，而是現實。前些天，我忽然發現正常帶在身上的那串鑰匙不見了。我先是懷疑是不是可能因為換了褲子留在了原先穿的那條褲子上，在發現並不是這樣的情況之後，我又懷疑是不是將鑰匙取下隨手放在了哪裏；再接着我又懷疑是不是可能丟失了。在這一切懷疑都被否定之後，我決定暫時放下這件事：這串鑰匙真正重要的也就其中的兩把，而這兩把家中都有備用的；丟了就丟了，不去瞎操心。就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穿衣的時候，我驚喜地發現，這串鑰匙其實就串在另一條褲子上。

三十年前的我，對於體育運動抱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尤其是足球、籃球。對於有中國隊參加的比賽，比如說世界杯預選賽、世界錦標賽等，幾乎是每場必看。而像世界杯預選賽這樣的重大比賽，一旦比賽日程出爐之後，我的心就被牢牢拴住了，熱切地盼望着比賽的那一天的到來，還有十天、還有八天，還有三天……我一直會記掛着。到比賽的那一天，我甚至會提早幾個小時守候在電視機前，等待着裁判鳴哨開球的那一刻。但是今天，我不會這麼做了，只會努力記住這個日子，然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說也奇怪，今天的我這麼做，從沒有

品，其中二十個人用十年時間衝刺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難道不關注我們？」

我沒有讀過阿列克謝耶維奇描寫切爾諾貝爾的作品，但我有幸讀了那位作家記述天津港大爆炸的長篇報告文學的新書介紹和片斷，文中充滿對消防隊員的讚揚和崇敬，只是一筆也未有提及到事故中的普通人。由此，我倒揣測到一點兒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讓那位作家失望的原由，可能是如老婦人一般絮絮叨叨地講了許多普通人在事故之後關於日常生活的雞毛蒜皮的小事。只是那位作家可能並未從那些小事中讀出作者對生命的悲憫，對人性的剖析。

因為寫作，會參加一些文友的聚會，也會遇到一些尷尬。總有作者會慷慨激昂，認為自己肩負着文學的重要使命，雖然如今文學的力量漸弱，卻仍希望自己的文字能使社會震動，那怕產生一點漣漪；有的則希望能用文學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有的以為扯起一面大旗便可在文壇招展。

文學原本就很難承載太多的使命，今日更不要企圖用幾篇文字改變世界。犀利深刻如魯迅，他的許多雜文放在今日仍是時評。這不是對魯迅的諷刺，只是證明文學的無力。

文學能影響的可能僅限於少數的個體，但那又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巧合。文學可以改變一些創作者的命運，但那已與文學本身無關了，那是任何成績或成功的附屬品。以為聚一夥人便可以誕生一個名震四方的文學團體，可實際寫作真是個人的事，讀書、閱世、交流、思考，之後才可能寫出有生命的作品，一群螢火蟲的光也亮不過一枝火炬，漫山的火炬也亮不過一個太陽。

如果幾歲、十幾歲，或寫幾句分行的文字便被稱為詩人，詩人被人譏諷是必然的；如果著作等身，卻字字是無聊的廢話，乃至屁話，被稱高產，自己不羞不怒，臉皮就忒厚了。

真的錯過哪一場比賽。當然，我也不再會因此而耽誤了自己要做的那些事了。

這種巨大的變化，讓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驚。細細想來，也沒有別的，這是我們自身修煉得來的。人是可以變化的，就跟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樣，當我們還很年輕的時候，我們擁無限的想像、無比的熱情、充沛的體力；我們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耐心等待，有無數美好的願景可以積極追求。我們可以任性，可以急躁，可以犯錯。遇到某些我們關切的問題，我們可能「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甘休。然而，當我們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人生經歷，看過無數次的潮起潮落，遭遇過無數次的挫折、痛苦、錯誤、失敗之後，我們的心態可能變得平和與安靜：這世界的運行自有其規律，該來的總會來，是你的還是你的，這一切都不會因為你主觀的某種感受、想法而變化。

事實上，中國足球並沒有因為我特別的熱情而改變，那些比賽也絕不會因為我看與不看而結果有所不同。至於說到我一時找不到的那串鑰匙，我即便再着急它也不會主動跑到我的面前來，或者從此徹底消失。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從容的獲得，一方面與歲月對我們的改變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們自身的總結和反思有關。比如說，在經歷過一次這樣的事件後，我們總該從中悟出一點什麼。非常有趣的另一點是，現實生活中有些人雖然上了一定的年歲，但依然如小伙子一樣容易衝動、急躁，並把他的惡劣情緒傳染給周圍的人，舉例說，在公車上，有些老年人會因為身邊的年輕人沒有主動給他讓座而怒火中燒，結果弄得大家都不愉快。這些人，恐怕其中不少就屬於那種不太習慣總結和反思的人。

因此，對於我們這些上了一定年歲的人來說，無論碰上什麼樣的事，為什麼不能從容一些、平和一些？這可是歲月送給我們的一筆寶貴財富，它可以化解我們很多的煩惱和焦慮，也可以讓我們獲得更多的平靜和尊重。



一個中國女人，一個美國女人，兩個女人在一起，各替各的國家說話，你說那該是怎樣一個情景。在我與美國朋友Tricia的交往中，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波士頓地區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了。」在大街上，她說。

「是的，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我回應道。

「有的都是移民了。十年二十年之後，可能會更多哦！」Tricia繼續道。

「二十年後，連美國人都想移民去中國了。」我似乎有點敏感，不想示弱。

「希望如此吧，不過我們美國也在進步呀！」她好像也不示弱。

「聽你這麼說，我們更加努力才行。」她補充道，若有所思地。

「可是中國的速度更快呢！不是嗎？」我說，實事求是地。

這是二〇一二年我重訪波士頓時，與Tricia的對話。

美國人不太擅長吵架，也能包容對方用自

# 人在異國思故鄉

己的思維方式說話。因此，這次交談算是以我佔優勢而告終吧。

這個例子說明什麼？說明身在海外的中國人，家國意識更加強烈。另一個例子，則是思鄉的表現。

人到異國，新鮮感慢慢消失，好奇心逐漸淡薄，會思念起家鄉來。當思念之情與日逐增，到了一定程度，思念就變成鄉愁。下面這個例子就是鄉愁的表現。

那是一九九三年，我們第一次到波士頓。一個冬日，我們開車去衛斯理大學看看，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宋美齡就讀的那所常春藤女子大學。一路下好大的雪，車外很冷，車內很暖，我們放着從國內帶去的音樂錄音帶。當播放到馬思聰的小提琴《思鄉曲》時，我的眼淚一下子流了下來，止都止不住，沒有哭聲，沒有抽泣，只是流淚，不停地流。

國家有地區之分，人種有膚色之別，對於親情和故鄉，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無法迴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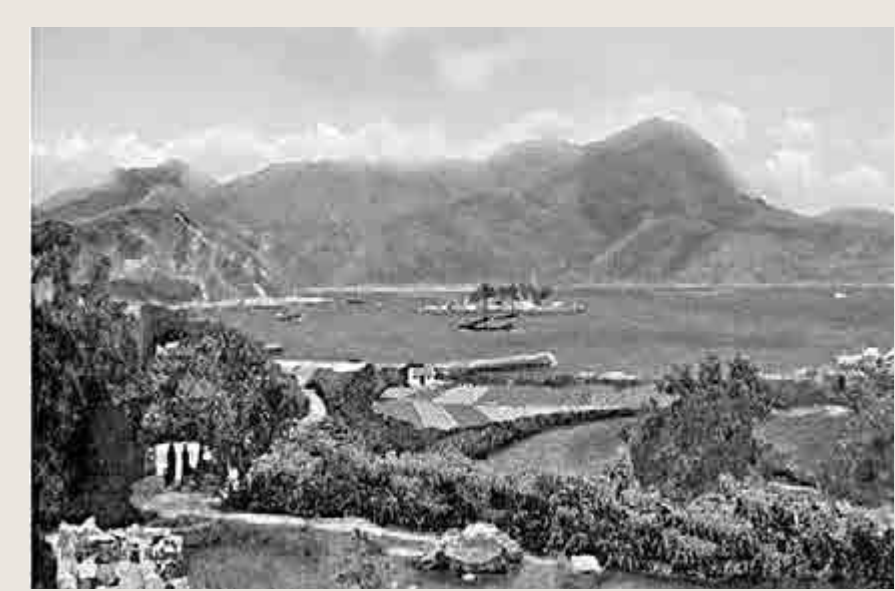
故鄉情懷是什麼？是語言嗎，怎麼說？是行動嗎，怎麼做？又或者，是在牆壁上寫標語？還是在T恤上印一個紅心或幾個紅字？鄉情，只是一種遵循自己的規律、用自己的表達方

# 消失的島



九龍土瓜灣浙江街，有一座「海心公園」，既名「海心」，卻在陸上，不在海中，這就使人聯想腳下的陸地當年是一片海吧，由海變陸，留下一點印記，才有「海心」的題名。

海心公園前身是一座無名小島，因島上有一家「海心廟」，公衆便將小島稱為「海心島」。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以前出生的一代，也許還記得當年跟着父母到島上遊玩。



十九世紀時的土瓜灣海心島（圖中間的海面上）  
現在的土瓜灣海心公園，以前的海心島已與陸地相連

# 感悟五台山



五台山現在最「火」的是五爺廟。山上山下裏山外都說五爺廟最「靈」。

庚寅年十一，我去五爺廟，天尚未大亮，「睡佛」山邊還是一片青黛，但去五爺廟的路早已被擠成「糊糊」。連帶着「貴賓」的警車也深陷「泥潭」，一籌莫展。人們都要趕去五爺廟燒頭炷香。

五爺廟是黃廟，在全五台山二十六處黃廟七十八所青廟中，五爺廟最小，彷彿北京一所四合院。五爺廟門外鞭炮聲震耳欲聾，人頭攢動，摩肩接踵。院內皆為燒香的信男善女，香煙不再是氤氳，不再是嫋嫋，不再是繚繞，而是呼呼然，騰騰乎，嗆得人睜不開眼。突然，院中一巨大鐵香爐，因香火太旺，歪倒、崩裂

，火焰四起。俄爾，消防車呼嘯而至，好在火未燃起。如此香火旺盛，全國重點寺院有二百零八所，冊上有名的寺院一千一百七十八所，未聞未見有此「旺」者。五爺廟住持法名常青，七十多歲的人，多皺滄桑的臉上一層白鬍茬，像久旱的黃土地上落了一層霜。天天都是天未明而起床，常常未起床時，屋外已站滿等他做法事的人。燒頭炷香所許之願必靈驗，京城、太原等地來的達官貴人常常要保安，公安保駕方能擠進五爺廟正殿。與正殿相對是個戲台，上面演的戲從早唱到晚，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皆還願者捐的戲。因為據傳正殿中供的五爺最愛聽戲，有時候是好日子，捐戲送戲的太多了，排不上，無奈只好拍賣行一樣，拍賣時間段，多者為贏。

我曾經做過調查，排隊等待進五爺廟的人，無論是山西人還是北京人、天津人，根本說不清五爺廟正名叫什麼？供的是哪方菩薩哪方佛？甚至連五爺廟是黃廟青廟都說不清，但虔誠的信徒皆言：「我們崇信五爺，就因為五爺靈！」

進五爺廟磕頭許願，信男善女都明白，對五爺只能講一句話——最該許的願，講多了，五爺聽煩了，就不靈驗了。因此五爺面前，無論什麼人、什麼身份、什麼地位、什麼官職，沒有一個人說大話、官話、套話、假話、騙人騙己的話。都許真願、實願、最迫切最關心最要解決的願。

常書法師說，五爺面前無官話，未見有誰在五爺面前說套話。常青閱人無數，閱官無數。

五爺廟中幾位僧人論法。眼前這熙熙攘攘的人群為何而來？一僧云：為名而來，為利而去；一僧云：為生而來，為死而去；一僧又云：為有而來，為無而去；一僧又云：為緣而來，為空而去。恰當青過而聞之，云：為有為而來，為無為而去。

身居異鄉的中國人，他們的民族情懷則是間接的、特別的，甚至間接到堅持講母語、讀本國名著、尊重自己的同胞、傳承家鄉風俗、尊重祖國的領導人等。此外，穿唐裝、吃中餐、向老外講中國文化，也都是。

（哈佛散記之六，逢星期三刊登）

式、不一定非得講出來做出來的潛意識。之前提到的美國人去普利茅斯尋根，去列克星敦瞻仰，就是他們思鄉、熱愛本民族的表現；此外，他們熱衷園藝、愛護公物、尊重他人、幫助弱者，以及去華盛頓國家博物館了解美國歷史，並以此為傲，也屬於同一情感的表達。更多的例子，韓國人吃泡菜、馬來人吃咖喱、英國人尊敬王室等，也是認同親情、傳承民族精神的表現。

中國人的民族情懷，是根據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中國人動輒就要為國捐軀、不當漢奸、不叛變革命、面對酷刑拷打不屈不撓，類似的實例很多，數都數不完。而在和平年代，我們只需遵紀守法、忠於職守、見義勇為、文明禮貌、尊師重教、愛護幼小、孝敬長輩，以及熱愛家鄉，就算是合格的中國公民了。

香港消失的島，何只一個。

（中）

鄭家豪

小亭台，可覽港島及鯉魚門景色。海心廟是善信與遊人必到的地方，假日香火鼎盛，據說此廟是龍母廟，庇護漁民出海平安。由於海心島旁邊是繁忙的九龍城至北角的渡海小輪碼頭，來往方便，成為大眾度假的去處。一九六四年當局在該島填海取地，海心島一帶與陸地相連，小島從此在香港地圖上消失，在平地上建小公園，留下「海心」兩字。

佛堂洲，這島的名字也許已被遺忘了，若說出這是現在的青荃橋，或灝景灣一帶住宅，便知道所在地。牙鷹洲位於青衣島對開東北角，島上有漁民聚居，兩島相隔一處避風塘，又叫門仔塘，停泊漁船。牙鷹洲又將荃灣與藍巴勒海峽隔離，成天然小屏障。上世紀八十年代開發青衣島北部，牙鷹洲被填平，建青荃橋，部分建屋，由此消失。

佛堂洲，在西貢清水灣半島以南盡頭，眺望浩瀚大海，風光無限，還有歷史遺跡，是郊遊好去處。原是一個島的佛堂洲，大部分成為現在的將軍澳工業邨，似島非島，倖存「半壁江山」。

佛堂洲的歷史價值，是島上的稅關遺址。同治年間，鴉片貿易橫行，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清政府在佛頭洲、長洲、汲水門三處設稅關，對鴉片入口抽取「釐金」，至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七月起英國統治全香港後，佛頭洲及長洲、汲水門稅關停止運作。

一九六二年有旅行家在佛堂洲發現遺址，亂石中找到斷裂石碑，上刻：「德懷交趾國貢賦遙通」，下刻：「稅廠值理重修」。考古學家鑑定遺址為清代稅關所在，石碑現藏尖沙咀歷史博物館。稅關建築物只餘無數石塊散布草地，地基結構清晰可見。上世紀四十年代本港出版地圖，清楚記錄佛堂洲後灘有兩座建築物，一座為民居，一座為稅關，可知尚未倒塌，往後未受保護，終成斷垣敗瓦，掩於亂草。

香港有超過二百六十個大小島嶼，登山頂看到的青洲、大交椅、小交椅、南丫島、大嶼山，常往旅遊的坪洲、長洲、東平洲、蒲台島、塔門、鹽田仔等。許多小島風景秀麗，氣象萬千，有些島雖然交通不便，但一些不太遠的島常有旅行社組織旅遊活動，一般人也可往遊。

香港的島是上蒼賜給香港人的恩物，在社會發展的同時，我們也需關心保育，把這些自然遺產留給子孫後代。

十九世紀時的土瓜灣海心島（圖中間的海面上）  
現在的土瓜灣海心公園，以前的海心島已與陸地相連

十九世紀時的土瓜灣海心島（圖中間的海面上）  
現在的土瓜灣海心公園，以前的海心島已與陸地相連

網  
絡  
圖  
片

網  
絡  
圖  
片

網  
絡  
圖  
片

網  
絡  
圖  
片